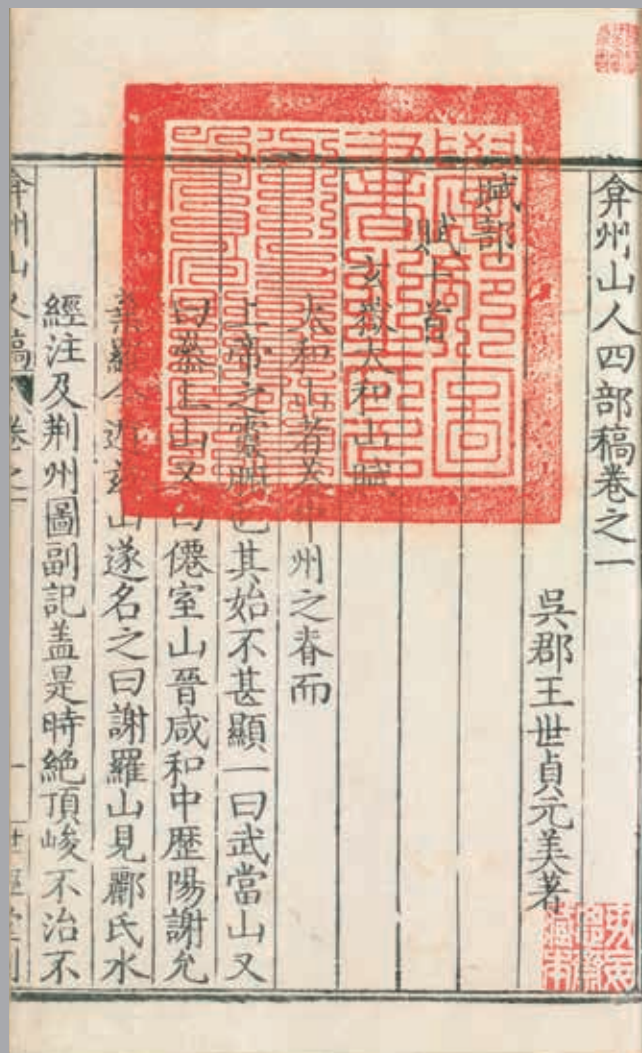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成名之道—— 王世貞文藝人生的開展

■ 王鴻泰

王世貞是明代最具影響力的文人，他詩文創作質優量大，文學主張影響深遠，文學聲望崇高，評點足以左右文人名位。不過，他步入文壇，以至成為盟主，固有過人條件，卻也經歷一番周折。他有過人的天賦與文化資源，卻不是早熟的文藝少年。他中舉後才進入文壇，先是跟從他人，而後超越前輩，凌駕同儕，聲勢趨高，追隨日眾，終於主掌文權。這是個奮發有為的成名過程，也隱含文人爭名的情感糾結。王世貞文藝人生的開展，有人生志趣的設定與轉向，人際關係的因緣與恩怨，文學風潮的進退與鼓盪，聲名權力的爭逐與排擠。

嘉靖十九年（1540），王世貞（1529-1593）（圖1）十五歲，其經學教師駱居敬為人作〈寶刀歌〉，戲以「漠」字命韻，要他試作。未曾作過詩的少年世貞，隨口云道「少年醉舞洛陽街，將軍血戰黃沙漠。」駱師大為驚艷，然世貞卻戛然而止，一時靈感成句，卻未續作成篇，也不再涉入詩藝。直到三年後，他進京參加會試，在偶然的觸發下，才將此詩句完成。一代文壇領袖王世貞的文藝才華早現光芒，卻寶刀乍現，即斂光芒，並未一鳴驚人，而順理成章地奔向文藝之路。他一生成就最偉的文藝事業，實際上是在他考中進士之後，方始逐步展開。

後來成為文壇領袖的王世貞，其實不算是早熟的「文藝少年」。雖然他生具優異的文藝才華，又出身書香門第，成長於文風鼎盛的江南，擁有豐沛的文化資源，而青春年少時，也

一度迷戀詩文，不過，他終究沒有誤入文藝「歧途」，也自外於江南文壇，而謹守經生本分，志在科舉。中舉後，他才真正走上文藝之路，然其游於藝，也並非只是閒情雅致浪漫悠遊，而是充滿雄心壯志的文藝事業的開展。他文藝事業的開展，由跟從前輩而後來居上，由附聲倡和而凌駕等輩，以至眾望所歸而主盟文壇。這是一段相當曲折的「奮鬥」，甚至是戰鬥的進取過程，而他文藝人生的發展也造成明代文藝社會的新局勢。

予十五時，目不知詩

明代士人的知識活動，大抵在經學、文藝與道學之間游移，依個人之性格取向與文化認同，而有經生、文人、道學家之別。王世貞出身士人家庭，世代經營舉業，且成果斐然，高祖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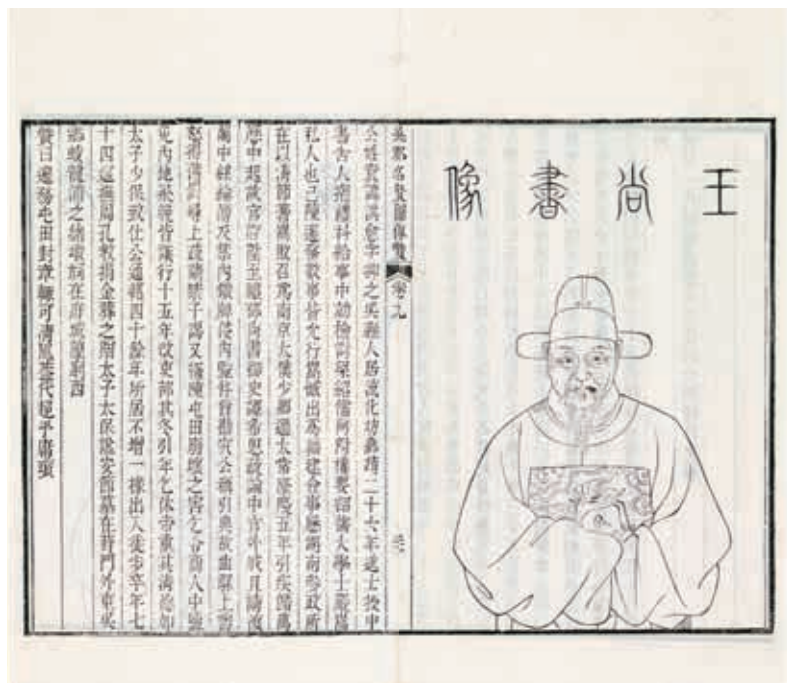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清 顧沅輯 王尚書像 《吳郡名賢圖傳贊》 清道光六至十年顧氏家刻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善 002436



圖2 清 顧沅輯 王侍郎像 《吳郡名賢圖傳贊》 清道光六至十年顧氏家刻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善 002436



圖3 明 錢穀、張復合畫 水程圖 冊 小祇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26

降，仕宦不斷。世貞啟蒙以來，即自然置身仕途，致力經學，準備科舉，「經生」固屬本分，然其天賦過人，也特具知識好奇心，難免游目四顧，心有旁騖。王世貞十四歲時，讀王陽明文集至廢寢忘食，大為傾倒。陽明（1472-1528）長世貞五十五歲，世貞兩歲時陽明已離世，然陽明之學術武功冠絕當代，群英仰風，門徒四處講學，致成顯學。少年世貞為所震撼，或是時代風潮使然。然而令他著迷的，恐怕不是心學的旨趣，王陽明的英雄事功、痛快言辭和詩文表現，可能更吸引他。終究，世貞後來志趣趨向古文，始終與道學有所隔閡，乃至後來與王學後人滋生矛盾，而其晚年竟崇拜曇陽子，迷信神仙，生命之歸屬始終不在道學。傾倒於陽明，應只是當中文辭偶然與其年少好奇心性

合拍，鼓動一時，未久即漸行漸遠，終成陌路。

王世貞性之所近還是在文藝，才華在中舉前已現鋒芒。在具文人性格之經師駱居敬的引導下，他對古文也有所涉獵，且深感興趣，以至頗有鄙夷八股文之意。當時其父猶未中進士，亦在科考奮鬥途中，自我鞭策之同時要求世貞專心舉業，不許他分心文藝。在父親的嚴格監督下，世貞大抵謹守經生本分，並未走向文人歧途。所以他在〈寶刀歌序〉中稱「予十五時，目不知詩。」¹

事實上，王世貞涉獵文藝，有得天獨厚的條件。他本身「生有異秉，書過目終身不忘」，²天資過人，善於博聞強記。他又出身仕宦之家，家業富厚，且以書香傳家，父親王忬（1507-1560）（圖2）致力舉業外，也雅尚博學，

「於百家言無所不窺曉」，³且有詩文之好，家中藏書甚富。王世貞可順意取閱家藏，早有博洽之名，而耳濡目染下，他日後也以藏書豐富著稱。另外，其伯父王愔雖未中進士，納粟入監，仕途不顯，卻經營田產得法，家境富有，而豪於園林聲色，不時在園中歡宴賓客。宴會中常演唱戲曲，世貞時常參與其中。日後世貞也相當熱衷園林聲色，建有離薳園和弇山園，

後者成為他主盟文壇，接待各方文人之重要據點，因成天下名園。他撰有《山園雜著》，介紹自家園林（圖3、4），另有《遊金陵諸園記》，品評南京名園。至於戲曲，他也自許為行家，其《藝苑卮言》中即有一卷曲論，後且獨梓為《曲藻》，此亦可謂乃家學淵源。事實上，他的文藝生涯，正與其園林聲色相伴相隨，以繁華熱鬧的聲勢轟然展演。李維楨（1547-1626）〈弇



圖4 明 王世貞撰 《山園雜著》 明萬曆間刊本 國家圖書館藏

此圖是《山園雜著》中書前的四幅版畫之一，由此可略窺園林的格局與風景。此書中，王世貞也撰寫了八篇園記回答參觀者的疑惑，彷彿導覽書。



圖5 明 王世貞 行草書七言詩 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911

州集序〉言：「先生家三世爲九卿八座巨富，而斥之供客及置圖史、山園殆盡。」⁴這揭露王世貞家族之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都極爲雄厚，且兩者交相爲用，造就極爲厚實的文藝發展條件。可見，王世貞自是天選之人，降生如此書香門第，出身即擁有極爲豐沛的文化資源。日後他文藝事業的輝煌發展，正奠基於此。

家庭富而好文外，王世貞也可說是生逢其時其地。正德、嘉靖期間，江南地區文風已經相當興盛，沈周（1427-1509）、祝允明（1461-1527）、文徵明（1470-1559）、唐寅（1470-1523）等人的文采餘韻已然風靡當時，流行於周遭。以世貞之家世，理應互通聲氣，不至全然置身其外。不過，概屬江南文化圈，處於文藝風潮中，而私心雅好文藝的少年王世貞，卻刻意與之保持距離，沒有真正涉足其間，這應該是父

親的禁足令所致。在父親的監督下，中舉前的王世貞大抵謹守「經生」本分。江南的文藝風尚，對正專心舉業的他，彷彿遙遠的鼓聲，聞聲心動，卻只能置身事外。不過，兩者也並非全無交涉。世貞主盟文壇後，爲文徵明作傳，其中言：「夫余自燥髮時，則知吾吳中有文先生。」另外，王世貞十九歲時，文徵明也曾來訪，相與品賞書畫，並爲書寫前後〈出師表〉。這是王世貞鄉試中舉，會試落第之際。此時脫離秀才身分的王世貞，文藝性向似乎蠢蠢欲動，他重拾殘句，將〈寶刀歌〉寫成詩篇，也開始和友人咏詩相酬，甚至有縱情詩酒的文人樣態，以至驚動父親出面勸阻，才又回歸舉業正途。要之，中舉之前，王世貞一度略現文人姿態，但他終屬「經生」，究竟不是文藝少年，也與江南文藝圈錯身而過。（圖5）

誤錄有司，肉血躁熱，氣志衡厲

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，22 歲的王世貞進士及第，自此全然擺脫科舉的桎梏，開始積極參與文藝活動。他 18 歲鄉試中舉，同年中最年少，隔年會試落第。三年後，再舉登第，名列二甲進士，亦可謂少年得志。王世貞對當年的躊躇滿志記憶深刻，在給友人的書中自白：「且僕年少不更練，誤錄有司，肉血躁熱，氣志衡厲，每多籍、康嗜醉之癖，而負礪、斗抗名之塊，間懷傅班投筆之志。」⁵從書齋直接登臨廟堂，志氣高昂，自信滿滿，熱血沸騰，自覺可如顏礪、王斗般，傲岸至高權威，不稍屈服，也夢想可以建立不世武功（或許臆念可追比王陽明），如此志得意滿而人生夢想凌空翱翔的激盪心態，轉化為繁華熱鬧的社交生活。世貞登第後，居留首善都會期間，大異昔日專心備考之書齋生活，開始縱情於熱鬧社交活動。他自言當年生活開銷「初歲費將三百金，同年中有費不能百金者。」如此逾乎常情的消費，大多花費在社交生活中，也包括治裝費用——他自己說「裘馬之飾又不知省節」。⁶不難想見，此新科進士春風得意之京城生活，應是鮮衣怒馬，招搖過市，頻頻周旋於酒席宴會間。這些應酬活動有一部分屬於官場社交，如他所自言：「贊見大小座主、會同年及鄉里官長酬酢」，當中應該有些籌謀未來仕途的作為。王世貞世代為官，父親王忬此時正任官禮部。世貞的科考表現也不錯，有博學能文之名，在仕途的考量上，有個相當吸引他的前途是選入翰林院為庶吉士。世貞自己喜歡探求朝政掌故、公卿事跡，平時就留意時政，有閱讀邸報習慣，若能進入翰林院更可洞悉朝政運作，親閱相關文書，更可在體制內，發揮文章所長，草詔修書撰史，乃至主持科考，主導士人文風。這可說是體制

內的文藝中樞，文權的頂峰。

王世貞登第之初，他自己和旁人大概都想到可以爭取考選翰林庶吉士，他的同年張居正（1525-1582），就是由此一步步走向權力頂峰。然而，世貞終究與翰林無緣，據稱是不願攀附當權所致。世貞自言他中進士後，父親即教誨他「士重始進，即名位當自致，毋濡迹權路」，⁷而其子王士騏（1557-?）在行狀中稱，世貞考中進士後，「自公署散歸，閉門讀書而已，絕不與聞館試事。」⁸他的座師曾勸他示好於當權者，他卻反唇相譏，表示不屑走後門，因此斷絕此途。這恐怕是事後裝飾之辭，世貞中第後，在京城並非過著「閉門讀書」的日子，他之前即好聞朝政，往後也致力史著，以至有《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》之作，選入翰林應該是他心所嚮往之事，抱持冷漠態度「絕不與聞館試事」，令人懷疑。總結人生之行狀，猶特意詳述此陳年往事，或許也反映，對此終究耿耿於懷。（圖6）無論如何，王世貞沒有被選為庶吉士，由此走入體制內之最高文壇，他的文藝之路，往後乃走向另一途徑：不入高層深宮之翰林，非屬臺閣，而走向廣闊活潑之社會，主盟文人。

王世貞少年登第，文名初顯，仕途卻未走向操持文柄的翰林，而進入司法部門，觀政於大理寺，是另一個發展文藝的機緣。當時這個有些清冷的官衙，有一批具文人性格的年輕進士，自許能文，結社相娛，熱衷講究詩文，相互唱和。當時最為年少的王世貞，因此被激發出了文學熱情。他就在同僚的引介下，正式加入文藝社團，開始興致勃勃地走上文藝之路，而這個文藝生活是和熱絡社交活動相應相隨的。他在北京第一年的生活費已遠高於同年，往後更日益加甚，後來已高達六七百兩，必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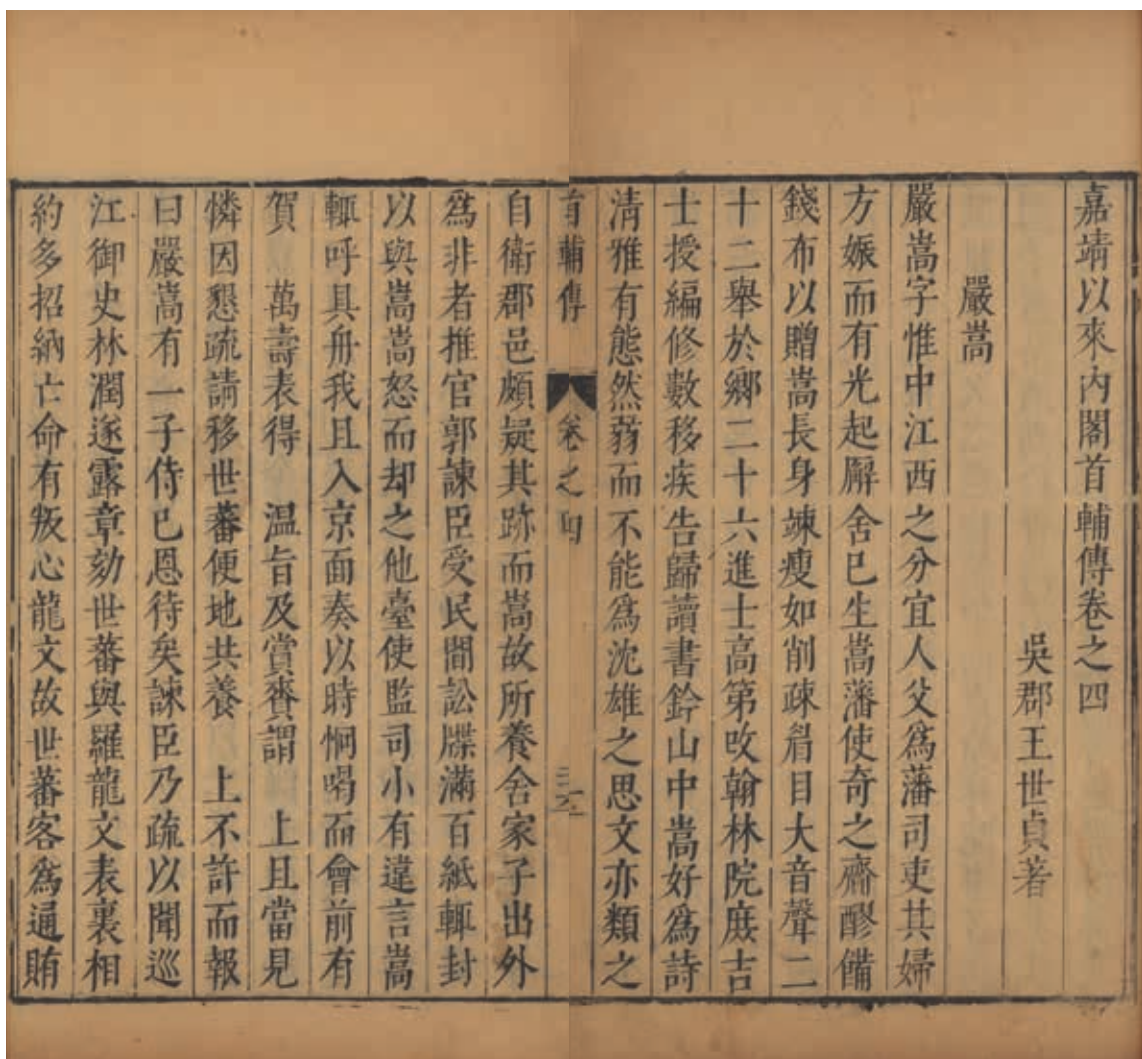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6 明 王世貞撰 《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》 明刊本 國家圖書館藏
《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》共八卷，記載且評論了從楊廷和到申時行等閣臣的事蹟。

借貸度日，可見其文藝生涯乃以豪華氣派之方式熱鬧展開。（圖7）

與于鱗輩倡和，時妄意一策名藝苑

王世貞初登文藝之路的表白：「記僕初游燕中，僅逾冠，與于鱗輩倡和，時妄意一策名藝苑，不至終作吳地白眼兒足矣。」⁹這話有刻意標示文學立場的意味，明確宣示自己文

藝之途，就是科舉中第，居留北京開始的，是他和李攀龍（1514-1570）的倡和，激發了他進入文壇爭名的意圖。他還特意表明，自己雖成長於江南，卻並不認同江南的文風。顯然他認為北京是政治中心，也是文藝的首善之區，立足於此制高點，可睥睨江南。然則，這大抵可說是他特意張揚自己文學標幟的文辭，實際過程卻別有周折。較早領他進詩文領域，引介他

參加北京文藝社團的應是其同年李先芳（1511-1594），先芳不似世貞謹守經生本分，他具文人傾向，中第前已是知名詩人，可說是王世貞文藝上的「先進」，甚至可說世貞是依附於他才涉足文壇，加入北京文藝社群，也因而結識李攀龍。只是李王兩人後來更意氣相投，文藝論調更契合，同聲共鳴而更趨高調。加以兩人之詩文創作表現突出，因此氣勢越來越強，而李攀龍更早有盟主架勢，世貞與之同調唱和，乃相隨成為文壇共主。也就是說，王世貞進入文壇，以至揚名藝苑，曾經歷一段「力爭上游」的奮鬥過程：他是後進者，卻後來居上。（圖8）

瞭解王世貞進入文壇之過程，再細察其所謂「與于鱗輩倡和，時妄意一策名藝苑」，可

以窺見其中被忽視的身影——他在突顯李攀龍的同時，已無形中排擠了李先芳等「前輩」的存在。這當中有些情感的糾結：一方面，王世貞與李攀龍後來名聲凌駕李先芳等人，以致他們相形失色，姓名也被覆蓋隱沒。另一方面，王世貞捨舊識李先芳而就新歡李攀龍，被棄者不免情所難堪。煽情一點地說，王世貞步入文壇之初期，經歷了一段「移情別戀」的過程，李先芳是曾經走過的初戀。

先芳引世貞入社，相互唱和約一年後，先芳被派任縣官。離開北京時，世貞賦詩送別，有云：「平生寡所識，識君恨不早」。之後世貞與攀龍倡和，更高調地策名藝苑時，李先芳之身影已漸漸淡出。如此，李王聲名顯赫文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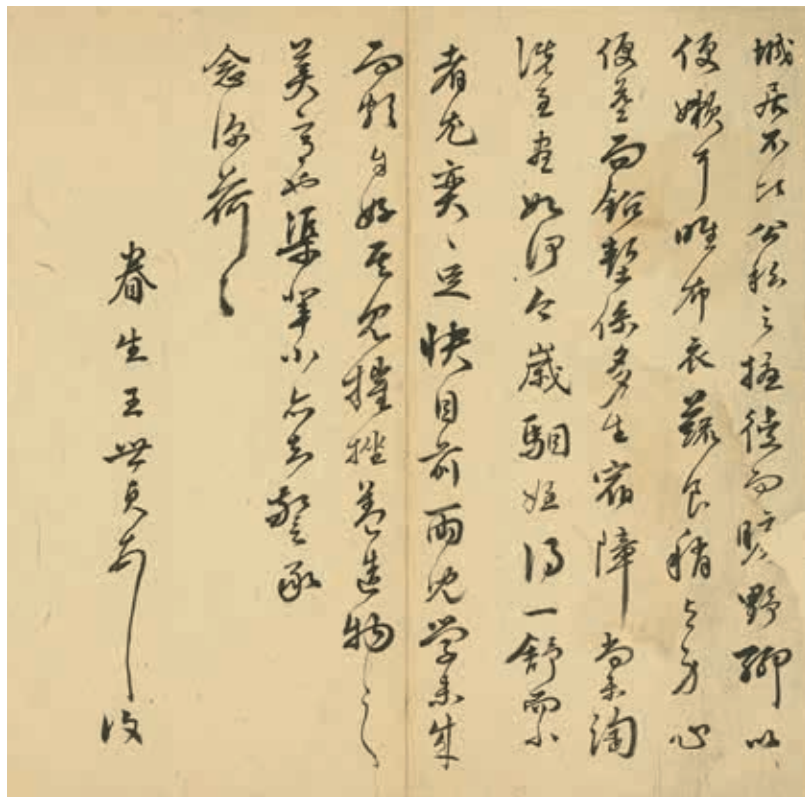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7 明 王世貞 尺牘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35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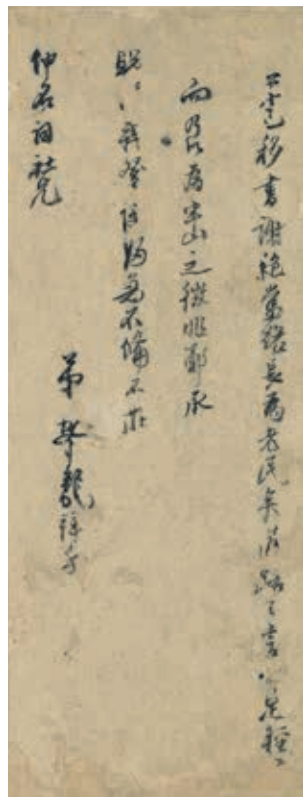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8 明 李攀龍 致仲名詞社兄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書 0000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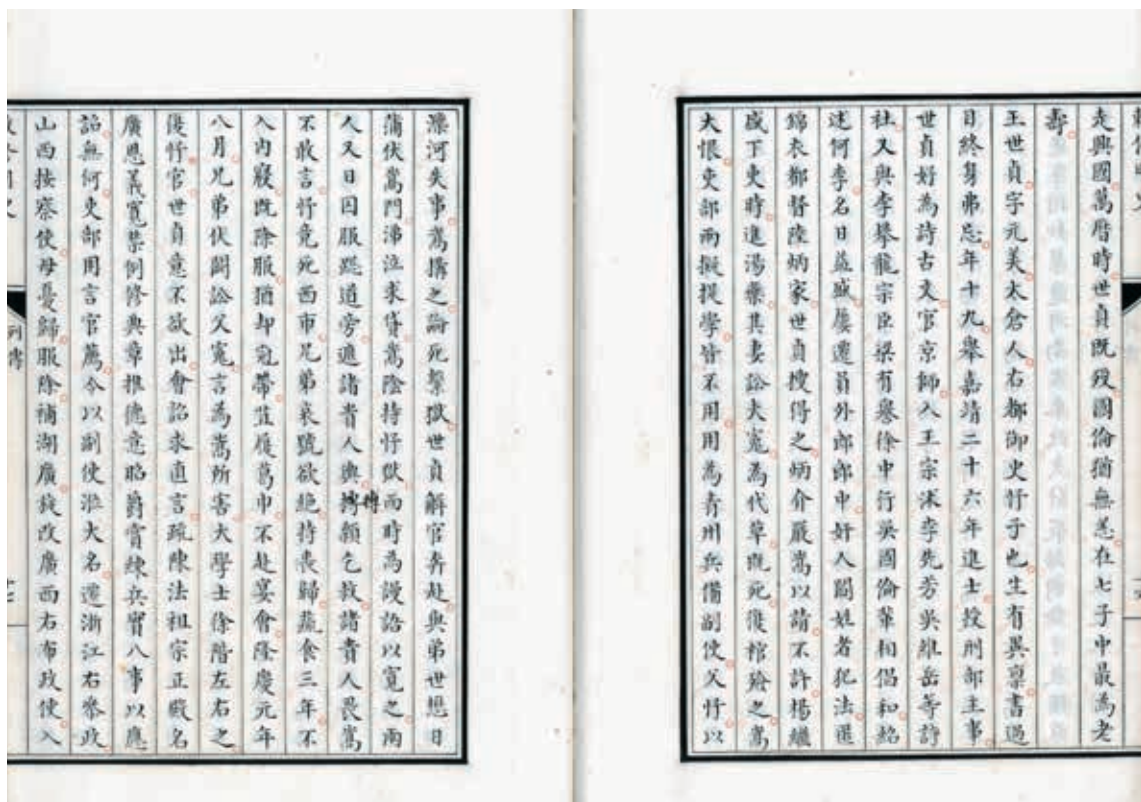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9 清 張廷玉等編 《敕修明史》 清乾隆間內府烏絲欄清寫稿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02361 ~ 002472

之際，舞臺角落處有暗淡的身影與怨嘆的聲音。別有用心的晚明文壇領袖錢謙益（1582-1664），特意捕捉到這樣的影音。錢氏有意評述明代文藝，其所撰《列朝詩集小傳》殆可視為明史文苑傳，近乎明代文學史。其中特別梳理李、王主盟文壇之「前史」，列有李先芳及吳維嶽（1514-1569）小傳。王世貞主盟文壇，序列文學排名時，「五子、七子之目皆不及伯承（李先芳），伯承晚年每為憤盈，酒後耳熱，少年用片語挑之，往往努目嚼齒，不歡而罷。」可見李先芳遭漠視之怨念極深，且日積月累，後來不須挑動，就勃然怒發。據說到了晚年，有客來訪，他就叨唸起和世貞交往的始末，話說完，「目直上視，氣勃勃頤頰間，拍案覆杯，

酒汁沾濕。」他的難堪，也令人難堪。¹⁰

錢謙益不喜歡李王，有些樂於揭露他們瘡疤，他的文學史——《列朝詩集小傳》，多有主觀意見，卻也因此頗能洞察體恤文壇追求排名的內情與爭強鬥勝的感受。其中對王世貞的成名史有相當深切的刻畫：王世貞初涉文藝時，李先芳和吳維嶽（字峻伯）都是當時北京文壇名人，吳更具權威，評論可以讓人成名。世貞入社時，維嶽有意收編他為隨從——「實弟畜之」，然而後來李攀龍聲名轉盛，世貞就「舍吳而歸李，峻伯愕眙盛氣，欲奪之不能勝，乃罷去。不復與七子、五子之列。」¹¹情勢發展，出現翻轉局面，世貞反居維嶽之上，主持文壇排名。文權旁落後，吳不居人下，不屑被

收編，只能含恨退場。如此看來，當時北京的文壇並不單純，它不只是官員公餘之暇的休閒活動、情感發抒而已。事實上，當時北京文壇已經是個文人相互爭勝的大擂臺，比諸翰林庶吉士的考選，這當中的權威之爭，情勢更嚴峻，情況更不明確，操作更曲折複雜，而當事人情緒波動也可能更加糾結。王世貞的「妄意一策名藝苑」，付諸行動除了在詩文創作上的馳騁才氣，力求表現外，社交網絡上的合縱連橫，乃至靠攏離異，也都需費盡心思努力經營。王李之崛起相應李吳之沒落，經歷了一場權力爭逐，及文藝權力轉移的過程。王世貞之涉入北京文壇，恐非閒散地「游於藝」，自足地悠游其中而已，而是爭逐聲名與權力的戰鬥。事實上，他自謂「策名藝苑」已表白涉足藝苑，是為了成名，如此意圖也註定他所進入的文壇就是個「爭名」的戰場。世貞的文藝之路，自始

就充滿戰鬥意識，過程中除了技藝展現外，也不乏戰略構想與戰術操作。爭鬥有勝負，勝者為王，掌權排名，眾望所歸；敗者負傷，黯然退場，難免心懷怨憤，飲恨場外。

《明史》載：「世貞始與李攀龍狎主文盟，攀龍歿，獨操柄二十年。……一時士大夫及山人、詞客、衲子、羽流，莫不奔走門下。片言褒賞，聲價驟起。」¹²（圖9）王世貞的文藝之路，非循科舉途徑更上層樓，考選翰林，依朝廷體制執掌文柄。他走入更廣闊的文藝社會，平地起高樓，從後學無聞，附從他人，至於聲名顯揚，籠罩當代。聲名登峰造極時，他君臨藝苑，評點天下文人，予以排名，以前五子、後五子、廣五子、續五子……等名目，籠絡仰望趨從者。他的文藝之路，是成名之道，而終得排名之權。相對地，明代文藝社會在其排名下，經緯分明。

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

註釋：

- 1.（明）王世貞，《弇州四部稿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），冊1279，卷16，〈寶刀歌〉，總頁199。
- 2.（清）張廷玉等撰，《明史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2），卷287，〈列傳第175·文苑三·王世貞〉，頁7379。
- 3.（明）王世貞，《弇州四部稿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1280，卷98，〈先考思質府君行狀〉，總頁580。
- 4.（明）李維楨，《大泌山房集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（臺南：莊嚴文化，1997，據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刻本影印），冊150，卷11，〈集部·弇州集序〉，總頁526。
- 5.（明）王世貞，《弇州四部稿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1281，卷119，〈宗子相〉，總頁37。
- 6.（明）王世貞，《觚不觚錄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1041，不分卷，總頁438。
- 7.（明）王世貞，《弇州四部稿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1280，卷98，〈先考思質府君行狀〉，總頁571。
- 8.王士禛，〈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先府君鳳洲王公行狀〉，轉引自周穎，《王世貞年譜長編》（上海：三聯書店，2016），頁791。
- 9.（明）王世貞，《弇州山人續稿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1284，卷206，〈答胡元瑞〉，總頁894。
- 10.（明）錢謙益，《列朝詩集小傳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），卷丁集上，〈李同知先芳〉，頁427。
- 11.（明）錢謙益，《列朝詩集小傳》，卷丁集上，〈吳叡都維嶽〉，頁434。
- 12.（清）張廷玉等撰，《明史》，卷287，〈列傳第175·文苑三·王世貞〉，頁7381。